

情节似乎伸手可及，**太阳王路易十四和凡尔赛宫殿** 一个个历史谜团，让人
惊愕的拿破仑身世之谜

更令人战栗的是，小说揭示了一个可以**证明上帝存在的数学公式**……

La Porte Dérobée
凡尔赛宫

暗门

【法】克里斯蒂娜·凯尔德朗 艾里克·梅耶尔 / 著

祖志 许钧 /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白 家 出 版 社

La Porte Dérobée
凡尔赛宫的暗门

【法】克里斯蒂娜·凯尔德朗 艾里克·梅耶尔 / 著
祖志许钧 / 译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百 家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凡尔赛宫的暗门/ (法) 凯尔德朗, (法) 梅耶尔著;
祖志, 许钧译. —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80703-743-9

I. 凡… II. ①凯… ②梅…③祖…④许… III. 长篇小说—
法国—现代 IV. I565.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0033 号

LA PORTE DÉROBÉE

Copyright ©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S.A. 2007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by Bajia Publishing House
Through Agency Garance SUN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 09-2007-824 号

- | | |
|-------|---|
| 书 名 | 凡尔赛宫的暗门 |
| 著 者 | (法) 克里斯蒂娜·凯尔德朗
(法) 艾里克·梅耶尔 |
| 译 者 | 祖 志 许 钧 |
| 出 品 人 | 丁国联 |
| 文学统筹 | 崔 琛 |
| 责任编辑 | 利春蓉 |
| 特约编辑 | 周 杨 |
| 装帧设计 | 黄墨言 |
| 出版发行 |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www.shwenyi.com)
百家出版社 (上海市茶陵路 175 弄 3 号 200032)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皖南海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10×1000 1/16 |
| 印 张 | 18.5 |
| 字 数 | 370 千 |
| 版 次 |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ISBN | 978-7-80703-743-9 |
| 定 价 | 28.00 元 |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没有根的女人	3
第二章 皮埃尔的早餐	8
第三章 凡尔赛宫的通道	15
第四章 卡特琳之死	23
第五章 爱玛的梦	30
第六章 1664 年的设计图	34
第七章 暴风雨前的平静	40
第八章 海滩深夜的约会	42
第九章 上帝的痕迹	44
第十章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53
第十一章 黄金数	62
第十二章 世界末日到了?!	73
第十三章 1662 年的设计图	79
第十四章 黑色阴谋	87
第十五章 流血的加尔达纳 vs 金色的阿罗芒什	91
第十六章 染毒的歌曲	95
第十七章 密室	99
第十八章 暗门	105
第十九章 丹死了!	110
第二十章 被堵住的密室入口	118
第二十一章 无法忘却的记忆	130
第二十二章 回巴黎	135
第二十三章 隧道迷宫	144
第二十四章 钥匙在凡尔赛	148
第二十五章 隐藏的深度	154
第二十六章 墓地激情	159
第二十七章 隐匿的号码	163

第二十八章	1932 年的密信	167
第二十九章	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了!	176
第三十章	丹的暗示	189
第三十一章	法兰西的秘密	195
第三十二章	门德尔夫人的狗墓	199
第三十三章	公式就在面前!	206
第三十四章	古老的箱子	212
第三十五章	通行口令	215
第三十六章	一切从“无”中诞生	223
第三十七章	暗门 1.0,暗门 2.0	227
第三十八章	死亡时间表	233
第三十九章	迷幻的蓝光	240
第四十章	影子 10.0	244
第四十一章	关闭暗门	252
第四十二章	丹还活着?!	261
第四十三章	“让他们闭嘴!”	266
第四十四章	丹是一个做梦的孩子	269
第四十五章	“为了行善,先要做尽恶事!”	277
第四十六章	地狱的回声	284
尾声		288

楔 子

按动门上的开关前,欧文·马克雷什想到了死去的哥哥卡里姆。2001年9月11日,活生生的人在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灰飞烟灭。七年来,他日夜企盼的时刻终于临近了——像哥哥一样,做一回英雄。

他转过头,看了看德米特里,脸上的笑容显得有些僵硬。上午他们一起搭乘雅加达航班经莫斯科抵达爱沙尼亚首府塔林。坐大巴到市中心,再步行来到中古街区这条石子路尽头的酒吧。组织事先给他们配备了假护照和磁卡,便于他们顺利通过酒吧的两扇木门。NoKu酒吧并不对公众开放,只有少数持有通行证的熟客常来光顾。NoKu的意思是“新兴的文化”,不过在爱沙尼亚黑话里,它指的是“阳具”。

“你知道其他人什么时候到吗?”通过木门时,德米特里低声问道。

欧文的回应有点不耐烦:“管它呢。第一步行动,有我俩就够了。”

这个钟点,私人俱乐部里的客人稀稀落落。很正常,星期二下午嘛。几个年轻的俄罗斯人背靠吧台,小口呷着“萨酷”——一种当地自酿的啤酒。波罗的海风情的摇滚乐盖过了客人们的交谈。大厅深处,一个个小隔间里安放最新式的PC机,纯平显示器在黑暗中不停闪烁。所有电脑都已联网。在这里,可以以非凡的速度与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取得联系。

欧文看了看手表:17点43分。他跟德米特里打了个手势,示意他到后面的隔间去。旁边的隔间里,坐着个少年,从屏幕上显示的俄文判断,大概是俄罗斯人。他正在把下载的黄色图片插进乔治·卢卡斯的新片预告里。再过去一间,是个年轻女人,平头,身穿皮衣,在给一个网站制作首页。欧文借机瞄了一眼,网站名叫“American Expresss”,有三个“S”,大概是模仿“American Express”。这种“网络钓鱼”并不是什么新技术,九年前网络诈骗犯就已经开始使用,现在还是屡屡奏效。他们做的网站,域名和大型机构的正式网站极为相像,只在细节上有一点不同。访客稍一疏忽,就信以为真,于是自动泄漏地址电话和密码。

欧文精通这些骗术,不过今天,他对此颇为不屑。他不会再混迹于这个小圈子。他将要做的,精确地说,148秒后他将要做的事,完全是另一番境界。

他的脸上看不出一丝紧张,举手投足毫不迟疑。他好像看到了成功的图景并为之兴奋、陶醉。他,一个身材矮小、遭人歧视、可怜巴巴的角色,一个始终生活在哥哥阴影中的小人物,几秒钟后,将被载入人类史册。

此时此刻，他想象着从他手中产生的冲击波。他清楚知道它将波及的范围。但还没有人，包括他在内，能够估量一切后果。卡里姆的形象在脑海里浮现。七年了。他坐着波音 747，冲向世贸中心南大楼，葬身火海。

这一幕像电影一样，已在欧文的头脑中放映了几百遍。卡里姆或许和其他乘客一样，当场毙命。但嘴角可能挂着微笑……因为他跟那些贪生怕死之徒不同，他不会害怕。事实上，踏进机舱前，他就已洞悉这架飞机的命运。撞击的那一刻，他是坐在驾驶舱里，机长的位置上……那家伙早在十分钟前就自杀了。

欧文把手搭在鼠标上，脸上露出一丝冷笑。他闭上眼，想更清楚地听到点击声。就在这时，德米特里走了过来，欧文不由地松开了正要下压的手指。只听德米特里说道：

“老兄，还有十秒钟，我们将成为世界的主人。”

第一章 没有根的女人

霸王酒店 17 号房门前。爱玛·香依放下朗塞尔牌手提箱，从兜里掏出房卡，插进感应器，等待“嘀”一声门开。她喜欢这个微小的信号，之后将开启她熟悉的天地：酒店客房。

但这一次，她没有听到声响。指示灯依然闪着红光。爱玛掀起套装的下摆，擦了擦磁卡背面，重新塞回去。还是毫无反应。一个服务生出现在走廊尽头，当即注意到了她脸上的愠色。

“夫人，您的房卡不灵吗？”

“是啊。”

“服务台电脑出了点故障，可能是中心服务器运转失常。我用钥匙替您打开吧。”

爱玛推开房门，浑身倦怠，焦躁不安。服务生的热心帮忙也无济于事。每次踏进酒店，尤其是结束了疲劳的旅行之后，一点小小的不快就让她无法忍受。她像往常一样，走近远离窗户的那张床。住得多了，所有的酒店其实都差不多，她一下就有了熟悉的感觉，勉强平静下来。她起身拉开厚实的窗帘，眺望窗外的风景。上个星期在巴塞罗那，一个月前在古巴，今天置身此地，她都感到扫兴。

17 号房面朝大海。透过窗户，爱玛凝视着翻涌的泡沫，它们像是给天空镶了一条白色的滚边。随即，她的目光停在远处，绿松石般的幕布上散落着点点白帆。夕阳很快就会沉入大海。今夏的拉芒什海峡^①，满眼加勒比海的颜色。

窗外的景致让爱玛感到片刻安宁，她心想：“法国人真走运。他们有棕榈风情和阿尔卑斯雪山可供选择，而国土还不及加利福尼亚大他们居然还在抱怨！”

客房宽敞明亮，到处点缀着太阳般温暖的橙黄色光晕，让她想起了普罗旺斯的民宅和梵高笔下的屋顶。她拿起电视遥控器，切换到 CNN。不管到哪儿，她总喜欢听这亲切的开场白——“这里是 CNN，新闻早知道”。通常，手机网络一早就将世界各地的新闻直接传给她。因此，她看 CNN 不是为了获取最新消息，而是感受家乡的气息。无论在曼谷、阿布扎比、东京，还是像今晚在拉芒什海岸，总之在生意和会议带她所到的任何地方，对于她这样一个没有根的女人，CNN 无疑就是脐带，是乡音，有着近乎祖国的气味。很久以来，她一直抗拒这种不太成熟的思想，但她发现不少同事，不管来自哪个国家，都有这种巴甫洛夫式的自动无意识。比如，法国人一到美国，就大街小巷地寻找“小馆子”，搜罗

^① 亦称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法国人称之为 La Manche，意为海峡。

“地道的”咖啡。

阿罗芒什。她熟悉并且喜欢这个地方。整整十年，每届女权主义盛会都设在这儿的霸王酒店。每年，当旅游旺季快结束时，都有这么一个星期，清一色的中年女人，成群结队地涌进诺曼底小镇狭窄的街道。

今年，爱玛作为一名特约嘉宾来参加女权主义者的盛大集会。会议上周六就已开幕，将于本周五晚闭幕。爱玛只参加最后三天的活动，这样，周末她就可以陪前来相聚的女儿在当地尽情游玩：犹他滩、奥马哈滩、金滩、朱诺滩，还有军人墓，如果时间尚可，那么科康坦半岛也是不错的选择。

离晚饭时间还有三小时。爱玛寻思着怎样利用这段时间。是到海边游个泳？还是再最后准备一下明天的发言：“女性是否比男性更胜任领导工作？”最后她坐上床，解开发辫，静静享受这短暂的空闲。差旅中，她喜欢把事务的间隔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不过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翻开密密麻麻的记事本，偶尔在两个约会、两次会议、两趟出差之间会出现小小的间隔。她最好的朋友，一个在严重的交通事故中侥幸存活下来的女人，会定期打电话给她。幸福，不正是这些喜悦的“日常微尘”的累积？

然而今天下午，爱玛总觉得烦躁。这感觉从清早起就缠绕着她，而且越来越强烈。是因为从伦敦到阿罗芒什的长途旅行？是因为温暖的季候风，还是因为刚才房卡出现的故障？都不是。她只是不愿承认让她不安的真正原因。去服务台时看到的那个身影扰乱了她的心绪。在大厅里，她远远瞥见那人，突然觉得身形、气度、轮廓都是如此的熟悉。

她走到迷你吧台前，开了一罐无糖可乐，脱下她的套装和深灰色衬衫，只穿了黑色内衣，四肢舒展地躺下，眼睛望着敞开的窗户，试图把入侵者的形象从脑海中赶走，好享受这难得的清闲。虽然这里并不是她的家，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属于她，但多年的旅居生活，她已把这些无主之地看得很亲切，她甚至怀疑酒店客房最终会不会就是她的“家”。

“我所爱的一切都不属于我，属于我的一切我都不爱。”她喃喃自语。

费尔蒙特，她出生的家，那是明尼苏达州一个 3000 人口的小镇，但她从未在那里真正生活过；她 20 岁时和外祖母的合影，一直挂在她的公寓里；还有一些信，如果有一天要逃到荒岛上，哪怕只有一个小行李箱，她也会带着它们……不过，这些对她来说可贵的东西真正属于她吗？父亲？他同他的第三任妻子目前在巴西生活，他从来不会在一个国家连续待上四年。父女俩都搭乘飞机时，才可能在机场大厅见上一面——也好，反正他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她的女儿瑞贝卡呢？她在法国长大，一直生活在外祖母身边，17 岁就成了巴黎歌剧院最有前途的舞蹈新星。每逢假期爱玛便叫她来弗里斯科团圆。不过这样的机会以后就少了，瑞贝卡得利用寒暑假跟一个老舞蹈家学习。

当然还有布拉德，爱玛的丈夫，一个商业银行家，五年前他们走到一起，开始共同生活。布拉德一直视她为珍宝，这点她可以肯定。但和她这样一半时间奔波在外的女人一起生活，他也养成了独来独往的习惯：跟同事打打高尔夫，在网上炒炒股，收集游泳圈，有时也会去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远足……

她最珍爱的东西真的属于她吗？

“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只有梦。”她想。

她咬着嘴唇。无论怎样抗拒，在酒店大厅里看到的男人还是遮住了布拉德的脸。为了驱散烦乱，她从床上蹦了起来，伸手取过手提包，从钱夹里拿出母亲的照片。母亲名叫阿娜-洛尔·梅内特雷尔，两年前去逝了。爱玛一直很想念她，尤其现在身处法国。爱玛在法国生活过几年，但始终感觉不是自己真正的祖国。母亲则不同，她从小在法国长大，离婚后又回到法国，安度晚年。

她喃喃低语：“想你，妈妈。想你。”

“CNN 世界经济新闻”的片头音乐响起，转移了爱玛的注意力。播音员开始播报早上互联网引发的连续事件。爱玛并没有在意，她的眼睛盯着屏幕下方滚动的信息，查看华尔街开盘时美国各大企业的股票行情。IBM：20.25 美元，-1%；通用汽车：50.75 美元，-2%；康拓威尔：70.25 美元，+10%。终于有一只股摆脱了“9·11”的阴霾：七年来，每到这个不祥之日，一点风吹草动就让人们惶惶不安，这一天的股价也因此常常下跌。

“10%！天啊！丹今天可赚了不少！”爱玛不由惊叹。

她拿起遥控器，调高音调。播音员称康拓威尔数控公司将于 2009 年向市场投放一种新型大众软件。这条消息一发布，两天内，他的股票就上涨了 17 个百分点。屏幕上切入一幅画面，画面中康拓威尔的总裁，大名鼎鼎的丹·巴雷特面带微笑。

“他们应该弄张新点的照片。”爱玛叹了口气，蜷起腿，下巴支在膝盖上，喝了口可乐。

丹·巴雷特的脸确实变了。这个世上最富有的男人成熟了。虽然岁月不忍在他的脸上留下皱纹，但这几年，他还是看得出发福了。近几年，人们再也见不到西装革履的他，哪怕是在电视上。一条黑色长裤，一件黑色翻领长袖运动衫，光脚趿着一双凉鞋，巴雷特在办公室里就是这样一副衣着，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超然之态。这世上只有两种极端的人——富人和穷人——才会坚称真正的富有是内心。上次他们共度周末时，爱玛就说过他。

丹耸耸肩，答道：“还不是因为阿梅莉娅。”

自从他和阿梅莉娅结婚后，似乎对仪表上的细节更不在意了。对他而言，穿着打扮好像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规则。奇怪的悖谬。他在任何事上都要证明自己是最优秀的。

这会儿，关于那个男人的记忆又重新侵占了她的思想。她再一次感到不安，想给布拉德打个电话。

右腕上的手表显示的始终是旧金山时间——左腕上的则可以自动转换为当地时间——上午 8 点整。不难想象布拉德在做什么。此时他应该在 1 号高速公路上，坐在轿车的后排，读着《华尔街日报》，偶尔停下来，跟司机发表几句评论。爱玛对这一幕已经司空见惯了。布拉德上班很早，晚上回家也尽可能的早。他尤其不喜欢爱玛的“法式午餐”。总之他绝对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丈夫。

爱玛把左腕抬到脸前，直接对手表发出“布拉德”的指令。微型显示器上出现丈夫的

电话,并开始自动拨号。但是还没有拨通号码,一个声音就响了起来:

“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见鬼!这些原始的东西,两次有一次能用就不错了!可别指望我给这哄人的新玩意儿掏钱!”

早晨起,爱玛就一直在测试这件英国小公司的新发明:手表外形的微型手机。下午在候机室,她成功地打出了几个电话,引来众人好奇的目光。

她从包里翻出手机拨打布拉德的号码。

“线路中断。”

“又怎么啦?为什么拨不出去呢?”

只得发邮件了,倒霉。她从箱子内侧的口袋里取出最新款的索尼笔记本,放在窗户旁的书桌上。趁开机的时间,打开行李箱,把里面的物品分类放进衣柜、五斗柜和浴室的化妆架上。然后,舒舒服服地坐上床,拿过一个靠垫塞在腿下,开始读布拉德昨晚发给她的邮件,今天上午在伦敦时,她已经下载下来。除了跟他们想买的沙萨利托^①山间别墅有关的消息和那些惯常的甜言蜜语外,布拉德还给她留了一个网址,叫她去看看,许诺会有“不小的惊喜”。她立刻点击文字下方链接的网址:www.operadeparis.fr。肯定和瑞贝卡有关。

但是网页并没有出现。爱玛等了一分钟就没了耐心。她试着链接她最喜欢的交易信息网站 www.fool.com。还是徒劳。警告框横亘在屏幕中央:

“连接失败。”

发生了什么事?

她接通服务台,告诉他们她的手提电脑既收不到电话信号,也上不了网。

“请放心,这种情况并不是只有您一位,香依夫人。”接线员答道。

他的法国口音太重,竟把“香依”读作“莎依”,但是爱玛忍住没有纠正他。至少他叫的是她的名字。在法国很少有人性化的服务。

她接着问:“是吗?为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

“整个网络饱和了,夫人,拒绝任何人的使用。今早起,好像连美国都上不了网。您没听说吗?电台上已经广播了。”

接线员显得有些不快。

“酒店里没人能修理吗?”爱玛问道。

“不,夫人,我刚才已跟您说过是全世界的网络……”

接线员话没说完,在他停下来的当口,爱玛听到了另一部电话的铃声。

“对不起,夫人,稍等片刻,不要挂线。”

“医生?不,夫人,这里没有医生。不过他马上就到。嗯,人已经抬到了112房……”

① 旧金山北部的美丽小镇,是有名的富人区。

嗯,会场的代表们有些惊慌。她似乎是正在发言时,突然晕倒在讲坛上。”

突然,远处的叫喊声打断了接线员沉闷的噪音,爱玛清楚地听到:

“米夏埃尔,叫医生,让他快来!客人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已经翻白眼了,怕是就要不行了!”

第二章 皮埃尔的早餐

皮埃尔从熟睡中惊醒。眼前不是梦：刺耳的警报声来自窗下的消防车。他奔到阳台，正赶上“红箱子”关上车门，一阵风似的开走了。车里横着一副担架。

他想：谢天谢地，酒店没有着火。或许是哪个潜水的人没控制好减压阀，不然就是哪个倒霉的家伙洗澡被热水烫了。

他瞥了一眼手表，不由动了粗口。7点55分！昨晚他特意把手机闹钟定在7点15分。没有消防车的轰鸣，他还在酣然大睡呢。8点15分的会议只怕也要告吹了。

现在剩下的时间刚好够他冲个澡，刮刮脸，穿上那条米色的“多克斯”卡其裤，然后快步下楼到餐厅吃早餐。皮埃尔讨厌空腹工作。

他打开电视，换到法国新闻频道的同时，冲进浴室。凌晨2点他上床睡觉时，互联网还不能。不过现在已经没时间检查网络是否已经恢复正常，否则就要牺牲掉他的咖啡了。

站在莲蓬头下，播音员的声音听起来时断时续。她正在播报有关北美大陆的一系列事件：新奥尔良机场的空调系统突然发生故障；由于预售中心运转失常，包括加拿大和美国在内的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被延误；波士顿机场和拉瓜迪亚机场的登机台已经关闭。至于互联网，看来还没有更新的消息。

皮埃尔把房卡插进牛仔裤的后兜里，抓起手机，走到走廊上。电视也没来得及关。刚输入PIN码，手机就发出“嘀”的一声，提示他有短信息。正要读，只听得身后的房间里又响起一串电话铃声。这个点谁会打到这里呢？他心烦意乱地打开房门，拿起电话。

“喂！”

“喂？是你吗，皮埃尔？”

他听出了克拉拉的声音。

“是的，嗨！过得好吗？你太走运了，我正要下楼吃早饭。今天迟了点，不然就接不到你的电话了。平常你不都打我手机吗？”

“我试了好几次，都连接不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马赛，从昨晚开始，所有的手机都失灵了。”

“是吗？”

“真的……不过我给你打电话不是为了这个。我们的电脑又出了问题。加埃唐要准备明天的上课发言，需要上网找圣米歇尔山的图片。你知道怎么找人来修吗？这破电脑

快把我烦死了！上一次……”

皮埃尔知道妻子一说话，就别指望她停下来。于是趁她喘气的机会他赶紧插话：

“问题不在电脑。你看看电视上的新闻，再不然，很简单，问一问邻居，你就知道了。”

皮埃尔向妻子解释互联网从昨天起就发生了严重故障。午后三四点，网络已经停用。很难说不正常的迹象具体开始于几点钟，不过美国记者都相信它和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恐怖袭击时间正好吻合：纽约时间 8 时 46 分。

克拉拉立马反驳他：“你知道，我没有时间看新闻。一分钟的时间都没有。我只知道我们的电脑从来没好过！它一中病毒，倒霉的就是我们。”

皮埃尔把手指插进湿漉漉的头发里，叹了口气。他尽量压住自己的怒火。每次都是如此。只要家里的电脑出点小故障，紧接着就是家庭闹剧。克拉拉抱怨皮埃尔往电脑里安装的新软件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影响其他程序的运行”，言下之意是指他用来欣赏女伴照片的那些软件。

皮埃尔无心听妻子的唠叨，他眼望着新闻频道上闪动的画面和新闻标题。播音员正在报道欧洲出现的连锁反应：飞抵奥利机场和鲁瓦西机场的航班已经延误；“欧洲之星”^①刚出伦敦就发生堵塞。

所有的一切——他现在明白了——都直接或间接与网络连接中断或受阻有关。

但克拉拉还在另一个星球上，她叫嚷道：

“好，真是倒霉，我们等会儿再看看。等我把孩子们送上车，再去把西尔维接回来。她昨天听说在圣夏尔有一些打折衬衫。加朗斯开学要用的物品我还没买齐，我们下午去……”

又是一轮购物话题。他抓住空当。

“听着，亲爱的，我们一会儿再联系好吗？会议十分钟后就要开始了，我必须下楼了。”

“好的，亲爱的……我稍后再打。吻你。”

“吻你。”

皮埃尔粗暴地把电话挂断。克拉拉不仅搅了他的早餐，而且碰巧触及几个月来令他最为不快的话题：女儿们的教育问题。才六岁，加朗斯和西尔维，这对双胞胎就把自己打扮成了小甜甜布兰妮，下穿低腰牛仔裤，露出内裤两边的系带蝴蝶结，上穿滚花的露脐衬衫，两个小姐妹时常为了上装和下装的搭配问题争论不休。一两年，前，他还能说服她们一起骑车到地中海的小海湾去吹吹风，现在，每逢周六下午，姑娘们就和妈妈一块，朝着马赛的马那维纳商业中心进发。三个人已经不满足于 Zara 和 H&M。有一天，克拉拉竟然在“玛丽宝贝”给加朗斯买了一身“可爱至极”的童装回来，一下就在他的信用卡账户上揩去了 300 欧元。晚上，皮埃尔跟她促膝而坐，告诉她，她丈夫在他的小公司里赚的那点钱五年里一分没长，可是家庭开销却以每年 5%~10% 的速度噌噌上涨。

^① 贯穿英吉利海峡，连接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海底隧道高速火车。

“这就是生活”，他重复着这句话，他相信宿命，“20年前你娶的女人不可能和眼前这个40岁女人一样……”

皮埃尔来到霸王酒店的餐厅时，知道还有五分钟时间可以匆匆吞下一小杯黑咖啡。女性代表们会准时涌进大会议室。太晚了，他没有时间赶去进行会前调试，好在小组长贝尔纳一定会担负起这项工作。他埋怨自己：妇女大会是S3E^①的重要客户之一，这时候可不能错失市场。

他在打头的一张空桌前坐下。两名穿制服的警察，站在入口处，正和酒店经理交谈。露天咖啡座坐满了人，餐厅里也是人挤人。

“多鲜明的对比！”皮埃尔看了看海滩，自言自语道。

今天早上的大海平静而又明澈，就像山中的一潭湖水。昨晚刮起来的和风微微吹拂了一夜。海面上波光粼粼，让人联想起海尽头那一望无际的洁白沙滩。

另一头位置最好的几张桌子被一群女人占了去。虽然天气炎热，她们却大多身着纯黑色或条纹西裤，浅色细方格花呢或者褶皱上装，对这个季节来说显然太热了。着装最轻便的也不过一身牛仔，或是一件无袖衬衫，露出一截古铜色胳膊。皮埃尔觉得她们彼此之间就像同族的动物一样相互观察，点点头或抬抬手打个招呼，刻意保持着距离。大多数女人都显得神色不安，胳膊间夹着她们的提包，有漆皮的、纯黑的，还有荧光的。皮埃尔远远审视这些“远道飞来的事业女性”的风采，这类女人时常让他感到局促不安。

有几位一直站着，手里拿着报纸，眉头紧锁。另一些则轻轻敲击着她们的电子记事本。面对这样一群女强人，皮埃尔感到渺小、平庸和错位。“乡下人”，巴黎人准会这么叫他。但不管怎样，他的命运就是如此：一个普通的商人……尽管能和妇女大会主办方的二号人物，也是执行委员会里唯一的法国女人——克里斯泰勒·洛里克五五分成。三年来，多亏有她，他才可以抓住这个市场。

皮埃尔试着看能不能从这些女人中认出几个。他从《费加罗报》上得知希拉里·克林顿将会出席这次会议。还有塞戈莱纳·罗亚尔^②和一些大企业的董事长，像百事可乐的印度女老板英德拉·努伊。当然也有一些男性受邀出席大会并发言，但其实只有在会议结束时才看得到他们的身影。就连记者都是些一本正经身着西裤的女人。

一个胡子拉碴的服务员走了过来。

“咖啡吗，先生？要不要点别的？”

声音干瘪生硬。

“不用了，我已经迟到了……我赶时间。”

“又不是只有您一位。”

服务员拿过皮埃尔的杯子，往里倒上咖啡，放到桌子上，竟忘了把它搁在杯碟上。杯

① 皮埃尔创办的“声、电、信息设备及电子设备公司”，“S3E”为首字母组合。

② 法国政坛目前颇具影响力的女性人物，2007年总统选举社会党候选人。

里的液体溅出几滴，弄脏了桌布。“绝对是巴黎来的。”皮埃尔心想，他相信外省的服务员总是比巴黎的亲切些。不过，今天服务员的表现似乎别有内情。

“谢谢，您真热情。”皮埃尔一边说着，一边往咖啡里加了块糖，“请告诉我，今天酒店发生了什么？我刚才看到一副担架上抬着伤者。”

“您知道吗？112房的。一个瑞典女人，昨天下午就不太舒服。晚上请医生来做了急诊……他认定是过敏，没有让住院。我看这绝对是个错误的诊断。”

“然后呢？”

“今天早上有人发现她昏倒在地，现场似乎非常脏乱。她是个博物馆馆长，绝对是个美人，我敢给您打保票！不过精神有点问题：昨天中午，她点了‘大吉岭’……等我把茶给她端过去时，她硬说要的是奶油双球！真是一个疯子！”

服务员走远了，皮埃尔没看他。抽空看看刚才的短信。原来是弗兰克发过来的。他们俩曾经一起共事，他如今在普罗旺斯一家小公司上班，做的也是信息编程。皮埃尔每周六都和他一起打橄榄球。

“给你发封传真。告诉我号码。”

他一定也是无法直接联系上皮埃尔。有时候，当网络受限时，短信还可以畅通无阻。皮埃尔还想碰碰运气，他按下拨号键，直接打给弗兰克。屏幕显示：

“网络忙。”

他试着发了条短信，成功了。好，弗兰克可以收到他的回复。酒店的传真号码就写在菜单的下方，摆在桌子上。

皮埃尔离开一团混乱的服务台，加快脚下的步子向位于霸王酒店后部的艾森豪威尔阶梯会议室走去。

突然，在通往大厅的走廊入口处，一幅一闪而过的画面让他停下了脚步。大屏幕上正滚动展示与会代表的照片。他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一个很早以前就相识的人，那时他的名字还没有出现在《华尔街日报》的财富专栏里。他往前凑了凑，想看清楚照片下面的标题栏：

爱玛·香依，特约嘉宾

“爱玛！真不可思议！”他默念道，脸上不经意地露出微笑。

十二三年前他在工作结识了这个美国女人。萨普拉数据通讯，他的第一份工作。那时他还在巴黎上班。爱玛当时也很年轻，一头棕发，身材欣长。她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美国外交官。她很美，但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倾心的美，而是随着接触观察逐渐绽放的美。柔软的长发一直垂到背上，这样的长度为她增色不少。她的牙齿洁白而又整齐，就像好莱坞明星整容后的效果。爱玛·香依在五六个不同的国家长大，辗转于各地最好的中学，拿到哈佛的毕业证后，又到巴黎政治学院继续进修。她的特殊经历足以在她的简历下独辟一栏。她在萨普拉数据通讯工作了三年，因为极赋商业头脑而受人尊敬，就是脾气不太随和，忍受不了拖沓的会议。她总是看不惯法国人的工作方式。所以当机会一

降临,她就回到了美国。皮埃尔和她共事时,一起出过几次差,也有五六次共进午餐。不过仅此而已,同事间很正常的接触。

至于爱玛的奇闻,他是两三年后才知道的。香依小姐竟然是康拓威尔创始人丹·巴雷特的女朋友——这个男人现在已经成了信息领域最有实力的人物。他们的故事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大学的长椅上。爱玛来法国后,他们一度中断了关系。不过等她回到美国,两人很快重修旧好,而且相比原先实实在在的恋情,后来的感情更虚拟、更神秘。身在不同的城市,相隔几千公里,这对恋人相约在同一时刻观看同一场电影,走出影院大门拨电话交流彼此的感受。他们在各自的公寓里安装了网络视频,直接面对面地吃早餐、泡热水澡。电邮、彩信、短信往来频频,无论白天、黑夜,在床上还是在飞机上。巴雷特在他的自传中讲述了他和爱玛的关系:生活在波士顿的他和一个旧金山女人频繁交往着,他们凭借网络克服空间上的障碍,从而共同生活。

单单依靠科技维系的恋情必然有它的不足之处,这对虚拟爱情先锋终于在1999年再次分手,原因是“生活中缺乏相同的重心”。不久,康拓威尔的老板就和阿梅莉娅·钱德尔喜结连理,但人们都说他在结婚协议书里加了一条:每年和香依共度一次“大周末”。他堂堂正正地声明这72小时不过是一次“头脑风暴”,为的是能和香依一起商讨世界未来的科技和人类等问题。

皮埃尔看了看会议计划书,发现爱玛现在是伯金斯 & 香依公司的总裁兼合伙创始人。不过他觉得爱玛能出现在这儿,跻身这支“杰出女性”的队伍里,所凭借的声名更多来自她和丹的关系,而非个人成就。这想法一定会让骄傲的香依公主抓狂。话说回来,照片里的她倒是和印象中的没有两样。12年了,爱玛没怎么改变。皮埃尔还是很愿意再见见她的。

阶梯会议室里,一切正常。五个技师各司其职。皮埃尔检查了周围房间的麦克风和电脑,分组讨论将于10点举行。他又转回到讲坛。智利女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将在午餐时间发表讲话,两名技师正忙着安装转接屏和巨大的高音喇叭。

他猛地想起弗兰克的传真。难道是有关网络故障的解释?从他接触信息行业以来,不知见过多少事故、病毒、错误程序……他总能及时查出问题所在。就算不行,也可以第一时间从朋友那儿得知情况。上世纪80年代那阵,他和一帮朋友用“世界末日”的网名盗用电脑程序。他们倒没有什么恶意,搞些小小的侵袭不过是为了炫耀一下高超的电脑技术。现在,若是被人提及当年的黑客身份,他总会一脸严肃地矢口否认。跟他一样,大多数同伴后来都回到了正路,找到了高薪工作,开始致力于研发反病毒产品。

他还记得2003年的“蠕虫王”病毒,甚至连位于俄亥俄州的戴维斯-贝斯核基地也遭到了破坏。是他的一个旧友最先找到了破解办法。现在互联网已有了很好的防范措施,配备了多台传感器,由专家轮流监控,可以随时捕捉异常情况,比方说一个网站或是论坛的流量突然增多(或减少)都可以及时发现。原则上,专家们不需两小时,就能够定义一种新症状,并立刻实施保护。业内人士都说,现在的网络冲击基本不会造成真正的影响,